

山民

子成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一卷



蜀道

山民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一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民 / 刘运勇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10

ISBN 978-7-229-06356-6

I. ①山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5391 号

山 民

SHANMIN

刘运勇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谭荷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73 字数: 1247 千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32000

ISBN 978-7-229-06356-6

定价: 1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刘运勇，男，1958年4月1日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祖籍河南方城县，笔名白河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文学学士，现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。

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《红汤圆》等多篇文学作品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棘》《长辈》《山民（第一卷）》，散文集《黑馍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巴山壮歌》（合著）。电视剧《山青青，水清清》（编剧）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、中国电视剧金鹰奖（提名奖）、国家林业总局梁希文学艺术奖、重庆市首届影视文学创作特等奖等；有电视散文、专题片多部获中组部红星奖。



CONTENTS

1. 武陵山 / 1
2. 裸俚 / 12
3. 鼓 / 25
4. 荆草药 / 39
5. 县上 / 52
6. 摩围山 / 65
7. 火铺会 / 79
8. 游说 / 92
9. 乡里 / 105
10. 荆草药续 / 116
11. 银饰 / 126
12. 钱道理 / 140
13. 夕乡长 / 152
14. 开荒 / 164
15. 荆草药再续 / 178
16. 老杉林采种 / 189
17. 救厄 / 200
18. 银匠 / 210

19. 施恩望报 / 221
20. 私奔 / 233
21. 马县长进寨 / 245
22. 夺鼓之争 / 259
23. 公证 / 273
24. 翠妹子 / 285
25. 翠妹子续 / 295
26. 朝天门 / 306
27. 翠妹子再续 / 319
28. 歌舞厅里 / 328
29. 翠妹子续三 / 340
30. 挖煤 / 350
31. 纠葛 / 361
32. 官告民 / 372
33. 一生平安 / 382
34. 赶场 / 394
35. 闹事 / 405
36. 闹事续 / 416
37. 海选 / 430
38. 性交易 / 441
39. 蛇蝎美女 / 454
40. 母猪壳 / 470
41. 盘歌 / 482
42. 杉林青青 / 494
43. 荆草药续三 / 505
44. 保证书 / 517
45. 荆草药续四 / 529
46. 杀 / 542
47. 捐山林 / 557
48. 阮文学 / 571
49. 阮文学续 / 584
50. 苦难 / 596
51. 记者来访 / 610
52. 奉献 / 625
53. 邻村有女 / 637
54. 花猫儿 / 649
55. 老板进山 / 661
56. 荆草药续五 / 673
57. 踩山会 / 687
58. 野鸡 / 701
59. 烤烟风波 / 720
60. 麻麻鱼 / 731
61. 黄金咂酒 / 742
62. 伤心 / 753
63. 阮文学再续 / 765
64. 阮文学续三 / 776
65. 咂酒没了 / 787
66. 拍戏 / 798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67. 哭嫁 / 810 | 91. 喻 / 1098 |
| 68. 哭嫁续 / 821 | 92. 椎牛送葬 / 1110 |
| 69. 巧言令色 / 832 | 93. 党员大会 / 1121 |
| 70. 分山林 / 844 | 94. 黄金公司 / 1133 |
| 71. 山火 / 856 | 95. 太阳绯红 / 1146 |
| 72. 荆草药续六 / 869 | |
| 73. 骂山 / 881 | |
| 74. 衣锦还乡 / 891 | |
| 75. 不卖 / 905 | |
| 76. 筑生基 / 916 | |
| 77. 卡特中心来人 / 930 | |
| 78. 鸽子花 / 942 | |
| 79. 谣言纷起 / 956 | |
| 80. 兄弟同心 / 973 | |
| 81. 阮文学续四 / 985 | |
| 82. 天梯 / 996 | |
| 83. 高粱熟了 / 1007 | |
| 84. 荆草药续七 / 1019 | |
| 85. 翠妹子续四 / 1030 | |
| 86. 荆草药续八 / 1041 | |
| 87. 打工 / 1052 | |
| 88. 双规 / 1063 | |
| 89. 荆草药续九 / 1076 | |
| 90. 冒雪过摩围 / 1087 | |

1. 武陵山

入冬不久，武陵山区气温骤变，普降瑞雪。

下雪是大山里的极平凡事，冬天来了，雪跟随着走拢，先是雨雪霏霏，慢慢下起细雪粒儿，等到坡上收尽庄稼，雪变得像巴茅绒一样，飘成纷纷扬扬的。

这场鹅毛大雪，连续下了三天三夜，把黄荆村周围山坡、沟渠和屋顶堆积得满当当的，铺起一张巨大无比的白毡毯。平时走路硌脚的羊肠小路不见了，埋在雪里，冻成了冰道。那些红亮耀眼的火棘被大雪淹没了顶，深深掩藏在雪之中，垒成了丘。甚至残留坡上的那一些包谷秆、烟秆、高粱秆，都裹起厚厚的一层雪，亮如枪戟。雪继续不停地飘着洒着，坡面积成了雪野，还自动往树上挂。顷刻间气温骤降，枝条上的雪绒花冻硬，变成银丝丝的冰凌儿。这山里世界顿时凝固，鸟不能飞，风不晓得该往哪边吹，难见山民进出行走的踪影儿。

好大的雪哦！

山间几条小路溜溜滑，鸟不跳了，人不走了，连最耐寒的穿山甲都不肯出洞觅食。大雪无声无息地飘着。野地里只有越冬的麦苗儿，长得青青郁郁的，在雪的压迫下，撑持一会儿，就颓然侧倒，要等到雪化时才重新竖直叶茎。当然，眼前飘起大雪了，活像无数涨水虫蛾儿乱飞，会看不清楚山色远景，一派朦胧。

下雪那就下罢，没有蹊跷，反倒冻死虫豸、消灭蚊蝇，化雪后，山岭会



更加洁净。何况，瑞雪兆丰年，山民们从瑞雪飘飘里，会看到来年的收获，想到来年的希望，听到来年嚯嚯的开镰割麦声。

这时，唯有一队背煤的山民正返回山寨，煤袋子横搁在背篓口沿儿，个个如拱动着的穿山甲。领头那人不到三十岁，叫荆成树，祖传草药医生，现任黄荆村一社社长。因其机灵无比，还被山民称为金猫。背煤山民缓缓地爬坡上坎，拖声拉气地吼山歌，以纾解疲累。

荆成树领吼一句：

为人（哟）莫住（哦）高山山（呃），
十冬（啦）腊月（呃）把门关（哟）。

背煤山民相和：

有情我的郎，乖乖我的妹。

荆成树又领：

一天（喂）两顿（嘛）包谷饭（呃），
脚杆（啦）烤起（哦）火斑斑（哟）。

背煤山民又和：

有情我的郎，乖乖我的妹。

唱这些歌谣时，哟、哦、呃几个衬音，要拉长了，喘不赢气般，甚至显得颤抖。句尾“有情我的郎、乖乖我的妹”几词，单另唱时，带有哭声，跟川剧拖腔相类似。

听者心里，别有一番滋味儿。

隔得稍远些看，这队背煤人，活像痛苦地扭动的一条滚龙，沿着盘盘弯弯的小路，不屈不挠地往黄荆村山盖顶顶爬。

山民们背着煤翻山盖，爬热了，摘掉冗长的头帕，露出剃得光秃秃的脑壳，腾地冒起蒸笼般的热气。突然有苍鹰从高处打一个俯冲。那鹰临近人群



时发现，面前不是什么蟒蛇，而是一个个剽悍的人，吓得急扇翅膀，停在半空中盘旋。这些山民每爬一步，踩出一只深深的雪窝儿，爬得更高些了，身后便留下很长的两行脚印。

黄荆村上中下三个寨子：分别叫荆家寨、冉家寨和黄家寨。各家山寨里，以一姓为主，很少异姓的人户。每寨大致三十多户人家。这里山高水冷，男多女少，一户多则六七人、少则仅一二人。苗族山民聚寨而居，相互照应，极容易形成家族势力。在不同时期，一个寨子就是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，或者叫村民小组。山里人少寨子小。虽说聚居着三姓人家，各自却有本家族的主事者。三寨相隔不远，共同组成一个村。这些村寨兀立峰顶，四周山岩陡峭，形似挞谷用的拌桶，称为盖。

盖也是峰顶的小块平地。

背煤山民翻过山口大楠埡，离黄家寨还有段距离，再耐不住风寒，人也走累了，拱进路边茅棚，打算烤一阵火，再各自回屋。

进了茅棚，山民互相帮着，取下背篋。手脚勤快的，抱起几枝干树丫，堆在火塘边。陆续有人折断丫枝，架立火炉芯中间，擦燃了火柴，烧塘烤火。

武陵山区纵横八百里，高差千米左右，冬季十分寒冷，白露过后，山民往往在堂屋背面靠近板壁的地方，立起四根粗木桩，上面再铺几块厚实的柏木板子，搭起一架火铺。火铺中间，拿青石条砌一个火炉芯，又叫火塘，燃烧劈柴或者包谷芯，人客来往之时，有个暖手烤脚的热和地方。火塘亦用于炊事。山民把粗铁丝拴上横梁，下端扭个铁钩儿，悬垂在火炉芯上方，需用时，挂起鼎罐或铫壶，炖汤熬药煮饭烧水，十分方便。火铺要烧到次年的春分，桐子花开过，天气回暖升温，才能撤掉，还原成宽敞明亮的堂屋。深山里保留茅棚，架设火塘，储备一些干柴，都是为赶路人预备的。

火苗子砰地燃起多高。

荆成树放下背篋，就往火塘前奔，一挪动身体，却觉得棉裤裆里沾湿难受，顾不得帮人下肩，坐到火塘边，叉开双腿，让火苗子忽忽地烤。然后，从背篋里摸出几个生红苕，丢进火塘的灰烬里，等待烤熟了吃。

山民们也都围拢来，烤火的烤火、烘干粮的烘干粮，荆成树是个带头的，顿了顿脚，侧过身体再烤屁股，边张嘴使唤人：“先人板板的，也不拿点稀水水来灌噢！”

村干部冉国海隔得老远回答：“荆草药，你烤了胯脚又烤腿杆脚脚，怕是



流了尿，还敢喝稀水。”

山里人喜欢称呼男人绰号，冉国海的绰号，叫毛狗。

荆成树一听大怒，站起身要奔过去揪扯，跨出一步，立马感到裤腿举起，再难走动。原来，火苗子把外层棉布烤干很了，变得邦邦硬，走动不便。便站着回击说：“放你妈的狗臭屁，老子全身遭雪淋，进了屋雪化，衣裳透湿，啥子流尿，又不是婆娘家家。”

男人女人流尿，都不是什么好话，必须还击。

冉国海撇了撇嘴儿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你再烤一阵火，回过暖劲儿，就顾不得吵老子了。”

荆成树听话里讽刺意思很明显，自己有事，便不再指责他，却说：“你躲恁远做个么的，我跟你说，老子还有事，毫无空闲跟你拌嘴。”

冉国海不以为然，说：“风大雪大的，你有么事，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，还要爬坡采草药？”

这是量实他不敢。

荆成树却大吃一惊，说：“冉毛狗你莫非成了精，连老子的私心都看得透，告诉你，我还真要去采药！”

么个？山民们个个吃惊。

冉国海说：“你娃一翘尾巴，老子就晓得有古怪，荆草药你坦白，是不是跟婆娘骚搞得勤了，冒雪采药，要弄些天麻、黄芪来补？”

荆成树说：“我妈脑壳痛发作，非新鲜天麻不治，倒是要去刨几窝，断断不是你娃说的骚搞！”

这番辩白，引得众山民轰地起哄，嘲笑归嘲笑，心下暗自佩服他的孝心。

冉国海偏生有疑问：“脑壳痛的嘛，烤一阵火就好完整了，哪里用得着天麻，硬要用冬天麻配药，盖上哪家哪户没得几根，找来炖几锅都没得问题。”

说着，就把身体移过去，挡住门口。

荆成树跟他想得不同，新鲜天麻疗效好，况且，刨不刨得到天麻不关紧要，关键看自己敢不敢冒雪去刨，二十四孝里头还有个王祥卧冰取鲤鱼孝敬老母亲：“哪年的寒冬大雪天没有出过门，格老子，就不能为老母亲踏雪采药噢？”

边说，一把薅开冉国海，从背篋系旁取下短把药锄，猛地拱到门边。

荆成树重新裹紧棉袄，将老狗皮帽子扣上脑壳，像个猎人，说：“你们各人烤热和就走，莫等候老子！”然后，从门背后提出一张雪排子，转身闪

出门。

他用这张树丫枝扎的雪排子从坡地向下滑动。

黄荆盖出天麻、猕猴桃、蕈菌，随季节生长，猕猴桃熟在十月，蕈菌于雨后生长，天麻块茎冬天形成。

天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补脑、活血、降压，切碎可蒸食，蒸蛋尤佳，整支天麻煮汤泡酒饮用，能强身健体益智。荆成树并非突然变成猪脑壳，需用药材大补，他梭到乱石坝的坡脚，是趁初春天麻块根未生芽儿，刨到大块成形的，蒸好晒干后，每斤能卖三五十块钱！可那野生的天麻，头年还长在乱石坝坡脚，今年就不晓得梭到哪里去了。就像荆成树赶场卖草药时跟山民吹嘘的一样：那天麻神奇得很，没长脑壳医头痛，没长手脚会走路，头一年还生在南山腰，第二年就跑到北坡顶，难觅踪迹，是半点儿假都不掺的真货。万想不到这个吹嘘的确很真实。他平时怕挖冬天麻，这回，母亲脑壳痛得凶，也只好去刨。

做这种事情，正应一句谚语，冬雪天挖天麻——搞错时辰，山民百般艰辛可想而知。

生长天麻的山坡，泥层要厚，土质须是带沙性的腐殖土壤。黄荆村周围条件最好的就是大楠垭。其位置靠近冉家寨，荆成树常来采草药，熟悉那些生长天麻的地点。

找准位置，他把雪排子搁顺，拿着锄头当撑篙，频频在雪地点动，顺坡走着之字形下滑。用树枝绑扎的雪排子撑不太快。但是雪很厚，下坡加速大，点几篙杆，必须反撑一把，稳一稳，控制住下滑的速度。

雪排子滑得就像一团裹雪的风。

荆成树凭着记忆，滑到生长天麻的坡下，猛地把锄把插进深雪，硬生生停住雪排子，再拔出短铁锄，东一锄头、西一锄头地挖掘。

接连刨了好几处，没有刨到成形的天麻，根根都不过么指拇大小。倒弄得自己满头大汗。人不感觉冷了，扑面的雪风，刺激得荆成树连连哈气不止，恨不得跟着风远远刮走，不受这活罪。这是气话。再怎样胡思乱想，他也不敢拿母亲的脑壳轻易使气，反而赌咒发誓，非刨出大个头儿天麻不可！

刨到坡脚，面前，出现了鼓耸耸的一包。荆成树察觉到有些异常，心想：这地方，老子跑熟了的，坡脚有条沟，沟里应该平平的，积雪都一样深的噻，么个沟中间冒起多大一坨噻？哈哈，肯定有个野物埋在雪窝里头，格老子



正好刨回去剥了过年！便把雪排子拖拢，围着雪堆堆，正转一圈儿、反转一圈儿，然后仔细观察，发现了几个气眼儿。肯定雪堆里埋得有家什，硬是天上下落的肉饼子呀！人呵，还是孝顺勤快好些，天麻虽然没有刨到，恁旺实的野物，老天爷发奖赏了呢。

荆成树喜不自禁，高兴得浑身鼓劲儿，拿起锄头要挖，又怕伤了野物的皮毛，改用手刨。手插进雪里却冰寒刺骨。荆成树把手缩进袖口，反抓住棉里，形成一个布锤，顺着气眼钻进雪窝，一下一下把雪掀开。掀到掀到，刨出来一匹帽耳，吓得他急忙松开手，往外一掀，猛抓了几爪，抓到一角蓑衣，晓得不对头了。再仔细一看，遭吓得发抖：埋的是个人嘛，冻僵了的！赶紧三刨两爪的，刨开积雪，把僵人刨了出来，见这人穿着打扮不像山民，再翻过身体细看：僵人浑身上下用棕绳绑得梆梆紧，棉中山装荷包里还插着钢笔，背一个新崭崭的黄布挎包。

这身打扮多半是干部。

荆成树吓慌了：把干部冻死在坡上，就算长了一百张嘴巴，或者喊无数人来帮自己说，也说不清楚！还是看仔细点儿。伸手把僵人脸上的积雪一抹，发现头发冰得结起了绺绺儿，暴露的脸皮卡白，额头流的血冷凝成了黑块块！再详细辨认：这人，这人不就是乡上夕乡长嗦？荆成树差点喊出声。不晓得他哪个摔了岩，亏得天寒冷冻，血一流出，立即凝固了，没有渗得过多，恐怕稍许还有救头。

于是，尽了全力，把夕乡长从积雪中扯出，双手按住他胸膛，凑过脑壳去，要嘴对嘴的，做几下人工呼吸。这是雪地救人的绝招儿。可才刚把嘴巴凑拢，听到夕乡长还在呼呼地出气，心中大喜：有气儿就好办，总不至于立马呜呼哀哉，要老子赔钱偿命，算不幸中的大幸呀。当然，是老子运气，夕乡长不但没死，还可能有救，倒霉事情就调转过来说了，该是幸运事的噻。

他边想边高兴起来。

想得久了，刨雪出的汗水干了，身体一阵一阵地发冷，倒像需要别人来温暖似的。

荆成树一把扯起夕乡长，嘿咗嘿咗地叫着，拉得人立起，手一松，僵人倒栽向雪排子，再拦腰抱住，轻手轻脚地，把他放到雪排子上，自己脱掉羊皮大氅，把僵人盖得严严实实，不使用撑杆，拉起雪排子，对直往坡上走。

这瞬间，荆成树想好了，把僵人夕乡长，直接送到村支书冉大成的吊脚楼里。



山寨规矩，上坡的干部或者记者，不管死的活的，通通先要引到村支书那里，报了到，再安排妥当人陪同做事，断不能自作主张，领着他们到处乱跑，暴露深山穷寨的窘状。

要哭穷、要表功，都得村支书本人开口。

村支书冉大成的侄女冉明翠，翘起屁股，正费力地烧火塘。她是冉大成哥嫂去世时所托付的。冉明翠长得聪明伶俐，体态妖娆，家中诸事还很得力。这时，她弯下腰，单膝跪上火铺，先把火塘里的老灰掏尽，取来几块油松柴块，搭成一个圆锥形状，中间留出空当，顺手抓了一把松针，塞进空当，划着一根火柴去引燃。火苗儿几闪几闪。松木块没干透，松针燃烧完，火就灭了。她又拿起竹筒吹火。使劲吹了一下，松毛亮几闪；鼓起腮帮子再吹，再亮几闪，木块外层被慢慢烘得干透，才砉然大作，火苗子呼地直往上蹿。

冉大成和婆娘黄玉花，慢腾腾地坐到火铺上头，一个掐毛烟，一个捻羊毛线，看着翠妹子很费力地操作。

山里没嫁人的姑娘呢称妹子。

翠妹子长得鹅蛋形脸儿，眉弯鼻挺，樱桃小口，一笑两个酒窝儿。深山出俊鸟。火苗子蹿起映照，那一张白嫩细腻的脸蛋儿，顿时浓浓淡淡的，涂抹了一层红晕似的，越发显得标致秀丽。冉大成心头一动，想起在前几天，幺姐冉大秀来说亲那个事：这种俏妹儿，与其留在深山，拿给山民占便宜，不如嫁给乡干部当婆娘，跟乡里攀紧了关系，发救济钱粮分烤烟指标，黄荆村会多得些好处。可是这样嫁姑娘，真的顾得到黄荆村？冉大秀说得行。因为她男人就是乡林业站长，屋里有几个活钱，分了土地不好生经佑，走东家串西家炫富，被山民称为冉富婆；翠妹子凭脸蛋漂亮，同样可以脱贫致富。

对村干部来说，官员认识得越多越好，官多有依靠，确真好办事，可是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，别个才会愿意做你的依靠？

这事儿，冉大成一时想不透彻。村干部想工作事务，想不透彻就裹烟叶抽，或者吸着水烟筒想。冉大成取出半张烟叶，撕成几块，重叠着摆整齐，把碎角角细筋筋放在中间，开始裹一支烟卷。这种没有烘烤发酵的土烟叫作毛烟。冉大成盯着冉明翠，双手拧扭，不用看，几下子就裹好了烟卷儿。

黄玉花看到冉明翠吹得展劲，把翘起的屁股拉宽，自己心头像遭她吹得火起，莫名其妙的，惹起一个心思：翠妹子长得熟透了，怕留不得，该嫁个人家，出去当家立户。她把羊毛捻子车了一转儿，往上提提，扯出一根线，



示意冉大成好生看看冉明翠。

冉大成狂眉狂眼的，看着冉明翠吹火，觉得很正常，没有啥子越规逾矩的行为，晓得又是黄玉花张狂，便不予理睬。

黄玉花见他不明白，放下线锤，乐滋滋地喊声“蛮牛”。冉大成当过国有摩围山林场的伐木工，人很魁梧，有股子蛮力，山民只喊他冉蛮牛。他就问啥子。黄玉花又喜又惊地说：“你还不晓得，上个月，幺姐过来跟我打商量，说要把翠妹子介绍跟夕乡长呢。”

夕乡长叫夕广宽，现任副乡长，是乡里唯一的大学生，不晓得为啥子要找山妹儿搞对象。

冉大成觑她一眼，裹好毛烟，伸出舌头舔舔，沾些口水黏住了，责怪她说：“做事情！娃儿单等你打毛衣来穿，我看要过了冬，这毛衣你才打得起的格！”

黄玉花急忙提起线锤，合拢双手猛搓，把线锤车得风转，然后放到地下，一络络往上面续羊毛。山里女人自纺线自织衣。她纺着，嘴里不停地叽喳：“么个？老娘就管不得她的事，蛮牛，我跟你说哈，凭翠妹子的模样儿、能力，不嫁个乡干部的话，算你没得本事。”

冉大成一顿脚，阻止她说：“你个蠢婆娘，这些事理，也是当翠妹子面说得的么？”

黄玉花一惊收锤，想起冉明翠喜欢自作主张的个性，怕是说透了，非但讨不到好，她反倒不赞成，也就闭嘴，拿眼睛去瞟冉明翠，看她是不是听到了。

冉明翠茫然不知，烧旺了火塘，有些手忙脚乱，往炉芯里添上几块粗柴，然后提来满满一壶水，吊在铁钩上，拍碎两块老姜，丢进水里，任火焰去慢慢煎熬。

火焰大旺，一忽儿，把水烧得扑扑乱响。

冉明翠解开脑壳上的盘盘辫，把一双乌梢蛇般的大辫子甩到胸前。苗家妹子空闲下来就绣花。她再拿起随身携带的绣布片，边绣花，边等着水涨开，好下包谷面，熬面糊羹儿喝。

苗家绣花先把绣布块上浆，贴好底，布片挺括后再施针线，然后把绣片缝钉在衣服上，成为绣件。苗妹儿五六岁时，就由母亲或祖母教授刺绣技艺，没有纹样做底，图案、造型、花饰、配色全在她们的脑中，既是自由创作，祖先留存的花样儿又保存其间。



冉明翠用破线绣方式，在白府绸绣片上，扎一个鸳鸯戏水图案。先劈开一根丝线，均匀地分成八股，每股都比头发丝还细。物件绣好后，要送情郎哥子的，所以绣花特别讲究搭配丝线儿。绣鸳鸯戏水图，黄色必须用金黄线，红色也得用桃红线，绿色则要用翠绿线。冉明翠仔细地搭配好丝线，然后，先选了褐色线扎边，使图形具有立体感，看上去棱角分明，水和鸟都十分生动。冉明翠虚岁十八，绣件以外，还得继续绣嫁衣。她手脚虽极快，绣得稔熟，但是功夫太细致精巧，绣那一对鸳鸯，好半天，只是刺成嘴壳子的雏形。

这个图形，幺叔冉大成看得苦眉苦眼的，幺娘黄玉花却看得眉开眼笑了。

黄玉花是熟手，看那嘴尖尖绣出来，就晓得她要绣鸳鸯，连拨了几下线锤，取下嘴巴紧咬着的毛线头儿，续着羊毛，大声问：“翠妹子，绣肚兜兜儿的么，好多情的一对鸳鸯！”

冉明翠的脸儿蓦地绯红，双手连忙往背后一缩，收起绣件，呼叫着阻止：“幺娘！”

声音娇滴滴的。

黄玉花忙哄：“好好，我不说的么，不是县乡干部，你翠妹子也看不上眼，我说个啥子嘛。”

自己转个背，下铺拿起几窝青菜，趑进灶屋去收拾。

冉明翠能说会写的，只怪黄荆村离县城太远，去考大学时，遇到半坡公路塌方，走拢县城，已经考过了两科，上了个榜尾巴。误考回来，冉大成说她机灵，推荐当了村文书，兼任村团支部书记，偏会哄人，人又长得乖，很得乡村干部喜欢。冉明翠倒是喜欢指挥千军万马的领导，只是看不起装腔作势、吃吃喝喝的乡村干部，心头藏着荆家寨那条山民汉子荆成树哩。

大雪封山，不要说相亲议婚，连麻雀都飞不上黄荆盖，山民除了坐上火铺，猛烤一阵，或者熬米煨汤忙碌，女人做些手工活路儿，断无任何事情骚扰。

祸事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惹发的。

因此，使人措手不及，找不到对付办法，造成恶劣后果，甚至改变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命运，经历者事后往往追悔莫及，乡下人好说会把肠子都悔青了。

好在人无后悔，便无先见，冉大成听冉明翠言语不善，自己倒尴尬得嘿嘿一笑，不跟她掰理。



这时，咣当一声巨响，冉家堂屋抵得紧紧的厚木门被撞得大开，雪风呼啸着刮进屋里，吹得火塘上头灰烟腾腾，把人眼睛都迷得朦胧了，紧接着，一个猎人随风而入，像半堵山墙般厚实，矗立在冉大成和冉明翠跟前。

这人就是荆成树。

严格地说，荆成树不是猎人，是个草药医生。草药治病跟中药治病有区别。草药医生凭本山出的那几十味药，分门别类抓给山民吃，医治或者减轻他们的一切病痛。

背时闯了鬼么！冉明翠心想，逆着光看了过去，确是荆成树，头缠盘盘帕儿，扛着一大坨黑乎乎的东西，不晓得是个啥子家什。冉明翠做张做势的，叫声呃哟：“荆表哥，吓我一大跳！”

然后丢了绣件，扑过去，要帮荆成树接住那物。表兄妹俩平时亲密无间。冉大成重重地咳一声表示看不惯。冉明翠扭转脑壳，看到他恨恨地盯着荆成树，连忙收住脚，忸怩着，双手捻扭自己那对粗黑大辫子，拿水汪汪的眼睛朝荆成树一膘一膘的。

山妹儿大方，不顾山里汉子婚否，看得中意了，就会扭到他们费，难免会逗得男人们移情别恋。男人那火般感情，如果移到山妹儿身上，往往会闹出风流韵事。

荆成树进屋稍停，遭火塘一烘，狗皮帽耳沾的冰碴子开始融化，顺着络腮胡子往下流，极像淌眼泪。还故意说：“吓到了你么，莫多问，倒把我的魂都吓脱了。”

冉明翠接一句：“不至于的么。”

荆成树一出声，惊呆了的冉大成才回过神，结结巴巴地发问：“呃，荆草药，你娃，背了个尿卵，么的，莫非，大雪封山，还去撵山，打到么子个野物啖？”

荆成树生冷生冷地回答：“野物？格老子，冉蛮牛你看清楚了，这是野物啖？”

那家什长梭梭圆鼓鼓的不大像一条打死的野羊或者毛狗。

说着，荆成树肩膀一耸，倾斜了身体，任随背上那坨家什梭下去，再反手一拦一挡，横抱胸前，哽咽着：“你看清楚，这是个人嘞，是乡上的夕乡长！”

“么个，你说么个？”冉大成和冉明翠齐声发问。

冉大成不肯相信，夕广宽会大雪天翻盖进寨，来做事情。冉明翠心下志